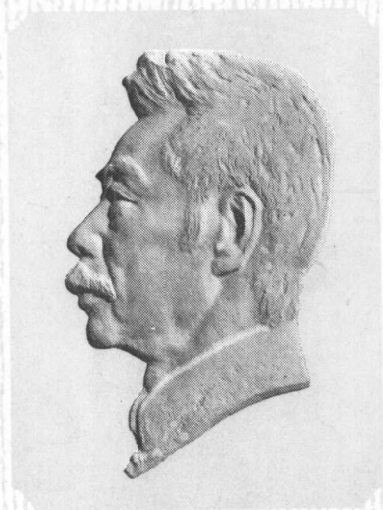




鲁迅全集

十 毀 山
民 牧
唱 灭 月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67230



日本相画家嵯尾为先生画像

大の骨以て
一代を
意を
情に

像画生先題尾崛

鲁迅全集 第十八卷 目次

十月

作者自传·····	二
十月	
一 墨斯科闹了起来·····	二七
二 布尔乔亚已经亚门了！·····	三四
三 在街头相遇·····	三一
四 万国旅馆附近的战斗·····	四二
五 在普列思那·····	五四

六	亚庚	六三
七	亚庚之死	七七
八	『恶梦』	九四
九	母亲的痛苦	九九
一〇	可怕的夜	一〇四
一一	两个儿子	一三
一二	再见！	一三
一三	『爱国者』	一三〇
一四	士官候补生之谈	一四一
一五	广场上的战斗	一四七
一六	尼启德门边的战斗	一五三
一七	退却	一六四
一八	加里斯涅珂夫之死	一七二
一九	炮火下的克莱漠林	一七五

二〇 孤立无援·····	一九二
二一 缴械·····	一九五
二二 怎么办呢？·····	二〇二
二三 母觅其子·····	二〇四
二四 要获得真的自由·····	二二一
二五 亚庚在那里？·····	二三八
二六 回想起来·····	二三二
二七 谁是对的？·····	二四一
二八 错了！·····	二四五
后记·····	二五一

毁灭

作者自传·····	二六一
著作目录·····	二六四

关于『毁灭』（日本藏原惟人作）	二六五
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苏联弗理契作）	二七五
毁灭	

第一部

一 木罗式加	二六九
二 美谛克	三〇三
三 用嗅觉	三二八
四 孤独	三三九
五 农民	三三八
六 矿山的人们	三四七
七 莱奋生	三五九
八 对头	三七五
九 第一步	三六九

第二部

一 在部队里的美谛克	四二
二 开始	四九
三 苦恼	四九
四 路径	四九
五 重负	四九二

第三部

一 美迭里札的侦察	五五
二 三个死	五六
三 泥沼	五三
四 十九人	五六
后记	六〇三

山民牧唱

序文 (PROLOGO)	六七
--------------	----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 (ELIZABIDE EL VAGABUNDO).....	六三五
山民牧唱 (IDILIOS VASCOS)	
烧炭人.....	六四二
秋的海边.....	六四五
一个管坟人的故事.....	六五二
马理乔.....	六六一
往诊之夜.....	六六六
善根.....	六七〇
小客栈.....	六七七
手风琴颂.....	六八三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 (LECOCHANDEGUI EL JOYIAL).....	六八六
会友 (EL CHARCUTERO).....	六九六
钟的显灵 (EL MILAGRO DE CAMPANA) (未译)	
少年别 (ADIOS A LA BOHEMIA)	七一〇

跋司珂族的人们 (VIDAS SOMBRIAS)

流浪者..... 七二

黑马理..... 七四

移家..... 七六

祷告..... 七八

附：面包店时代..... 八五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前记..... 九一

坏孩子..... 九五

难解的性格..... 九〇

假病人..... 九五

簿记课副手日记抄..... 九二

那是她..... 九七

波斯勋章·····	七五
暴躁人·····	七三
阴谋·····	八一
译者后记·····	八九

十月

苏联 A·雅各武莱夫作

作者自传

我于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在赛拉妥夫（Saratov）县的伏力斯克（Vol'sk）。父亲是油漆匠。父家的我的一切亲属，是种地的，伯爵渥尔罗夫·大辟陀夫（Orlov-Davidov）的先前的农奴，母家的那些，则是伏尔迦（Volga）河畔的船伙。我的长辈的亲戚，没有一个识得文字的。所有亲戚之中，只有我的母亲和外祖父，能读教会用的斯拉夫语的书。然而他们也不会写字。将进小学校去的时候，我已经自己在教父亲看书，写字了。

当我幼小时候，所看见的，是教士，灯，严紧的断食，香，皮面子很厚很厚的书——这书，我的母亲常在几乎要哭了出来地看着。十岁时候，自己练习看书，几年之中，看的全是些

故事，圣贤的传记，以及写着强盗，魔女和林妖的本子——这些是我的爱读的书。

想做神圣的隐士。在十二年，（注一）我便遁进沛尔密（Permi）的林中去。也走了几千威尔斯忒（注二）（一直到喀山县），然而苦于饥饿和跋涉，回来了。但这时，我也空想着去做强盗。

又是书——古典底的，旅行。还有修学时代（在市立学校里。）

从十五年起，是独立生活。一年之间，在喀山·乌拉尔（Riazani-Ural）铁路的电报局，后来是在伏力斯克的邮政局里做局员。这时候，读了都介涅夫（Turgenev）的父与子和牛蒡只是生长……于是生活都遭顿挫了。因为遇到了信仰完全失掉那样的大破灭。来了异常苦恼的时代：『那里才有意义呢？』然而一九〇五年（注三）闹了起来。『这有意义和使命。』入了 S. R.（注四）急进派。六年间——是发疯的锁索。（注五）

（注一）一九一二年，下仿此例。

（注二）俄里名：Verst 约中国三百五十丈。

（注三）这年有旧、俄战争后的革命。

然而奇怪：这几年学得很多。去做实务学校的听讲生，于是进了彼得堡大学的历史博言科，倾心听着什令斯基（Zelinski）、罗夫斯基（Loski）、文该罗夫（Vengerov）、彼得罗夫（Petrov）、萨摩丁（Zamotin）、安特略诺夫（Andrianov）等人的崇高而人道主义底的讲义，后来就袋子里藏着手枪，我们聚集起来，空想着革命之后的乐土，向涅夫斯基（Nevski）的关口，那工人们所在之处去了。而这也并非只是空想。

时候到了：西伯利亚去。在托博里斯克县（Tobolsk）一年。密林。寂静。孤独。思索。不将革命来当我的宗教了。

又到彼得堡，进大学。但往事都如影子，痕迹也不剩了。

我怕被捕。向高加索去了，然而在那边的格罗士努易（Grozni），已经等着追蹶者。僻县的牢狱，死罪犯，夜夜听到的契契尼亚人的哀歌。人们从许多情节上，在摘发我的罪。我怕了，他们知道着这些事么，那么此后就只有绞架了。幸呢还是不幸呢，他们并不知道。

（注四）社会革命党。

（注五）大约是指下狱或监现。